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三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朱氏之學

續集

元祐初元擢用橫渠人曰吾道之幸不知異日節惠之謚此所以爲幸也哲宗元祐二年陳襄薦三十六人張載建炎中興召用龜山胡文定其列又至寧宗嘉定間謚節惠高宗建炎中大抵榮其身於前不若顯其名於後行其道於中又後謚文靖時不若流其澤於異日此君子當求源流深長之論昔我宋龍興五星奎聚九江之下春陵之墟有周子出焉繼而得程張又繼而得胡楊尹馬又繼而得晦翁朱夫子嗚呼道學之傳至晦翁而益盛者非天耶近而閩浙遠而巴蜀千里裹糧搊衣函丈遺訓格言家傳人誦方淳熙之盛時也芝詔親訪蒲輪亟致入而談經華帳有陳善閉邪之敬出而持麾外郡有學道愛人之用然未足爲盛爾李宗朝謂朱氏棄道安貧遂詔用之始任憲復除侍講至嘉定之更化也

掃清異說之荆榛開明正學之日月藏其遺書而想典刑之存錫其褒謐而發潛德之馨然亦未足爲榮耳寧宗嘉祐初詔晦翁之四書藏之秘監蓋文公之書藏之秘監高宗建炎中庸大學論語子四書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方有志講學前哲典刑深推溯源可追封信國公贈太師謚如故又太祖建隆間作文自贊孔頤余七十二子命近臣賛之愚嘗覽遺編而起敬想高節而景仰竊窺所學萬一而鋪繹之

何者夫子之學上補治道下扶名教此其功豈易報哉我主上心傳道統躬行實理講讀夫子之遺書既慕夫子之高行乃形奎畫乃發天語乃昇隆職乃封穹爵吾道生榮墟墓有光此與太祖初基首贊孔顏同一意也高宗建炎二年二月主上親批云朕觀朱熹中庸大學論語子四書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有志講學前哲典刑深推溯源可追封信國公贈太師謚如故近宝慶二年二月主上親批云朕觀朱熹中庸大學論語子四書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有志講學前哲典刑深推溯源可追封信國公贈太師謚如故又太祖建隆間作文自贊孔頤余七十二子命近臣賛之愚嘗覽遺編而起敬想高節而景仰竊窺所學萬一而鋪繹之其爲詩易四書之論著也求其本義攻其末失黜小序明卜筮風諷比興必正其體彖象經傳必析其旨求古人垂訓之心析諸儒不一之說纂以精義辨以或問附以輯畧別以章句以論語首篇寫入德之本以孟子七篇爲言性之書晦翁論語集註寧波人入德之門又孟子集注孟子告子篇言性最以守常爲中庸中庸或問序或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平常何原也曰推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父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其驗於今之无所訛異而其常父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又大學或問序蓋吾聞之誠之二字聖學所以庶始而成然也爲正學者无此固無以通養本原爲人者若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如親見聖賢傳授之旨而無拘儒固滯之非其視周張二程之經傳大抵發

其所已言而及其所未及言也。其爲儀禮經傳之通解也。自王氏  
廢罷儀禮獨立傳記。是以儀禮惟有士禮數篇僅存。王侯大夫之  
禮皆缺。傳訛襲舛。出實病之。自是而後儒生之誦習者知有禮記  
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之好古者知有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  
儀禮。今也分章句附記傳大而邦國王朝之儀次而士庶喪祭之  
目制度區別條理明白。其視劉恭姚闡蘇陳數君子之所述作大  
抵明其所未明。備其所未備也。詳見晦翁其爲通鑑綱目也。取溫  
公編年之書。律春秋記事之法。一事之疑。若决壅龜。一字之簡。棄  
乎斧鉞。別周末之僭。上明昭烈之正統。天下知其有名。分之嚴。按  
日周末諸王皆別出蜀昭烈首爲正統。与溫公通鑑異。揚子雲而係之以莽。狄仁傑而係之  
以周。天下知其護名節之重。按綱目以楊雄于莽以狄仁傑附武后与通鑑異。揚子雲而係之以莽。狄仁傑而係之  
素自張而不繁。其視司馬溫公異辭而同旨也。語錄之書則辭旨  
從容往復。詰難其辨。愈博其義。愈精。遠而談性命道德之妙。近而  
論酒掃應對之粗。讀之者如承磬咳而侍燕閒。此與伊洛之間風  
旨必錄。蓋無愧也。家藏之集。則鋪陳義理。吟詠情性。長篇短章。確  
鑿前後。潛德發而姦雄誅。其文切於衛道。皮剥落而筋骨在其文  
恥於徇時。讀之者知其沮金石而諧韶濩。此與穆柳之流文集並  
傳。又遠過也。是數書者得於櫟存涵養之湏。而著於述作問答之  
餘。本於精神念慮之微。而形於言語文字之際。此觀其書。當觀其  
所以書也。抑嘗聞之師曰。此數書新而言之。則各爲一書。合而論  
之初無異致。蓋其教人之法。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  
及於諸經。不先之以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  
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發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  
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此易詩而下。數書未有不本於四書也。此今日哀翰褒籠亦特拳  
拳於此學也。然所以讀四書。豈無其本哉。究太極動靜同源之旨。  
窮西銘理。一分殊之學。味真趣於憲前之草樂至理於池中之蓮。  
挹坐上之春風。想門外之立雪。寓禮於歸酒。應對之間。主敬於喜  
怒哀樂之頃。則有曾心之書。而無筆舌之書矣。愚敢書紳以誦。

法帝王

人臣  
當告

君法  
古

唐虞  
二臣

巍冠講唐虞此韓公之詩也愚知人臣當以古道告其君韓文致君堯舜上此杜公之詩也愚知人臣當以古道勉其君杜詩致君使風俗淳夫天生聖人錫以聰明睿智之資復生賢臣稟以高明正大之學明良一堂更相告語當以唐虞二代望其治不當以目前小康而自足當以稷契臯陶待其身不當以功利陋習而自處則君臣之望塞矣愚觀漢唐以來帝王盛治影滅響息非特其君無遠大之想而亦其臣無責難之義稽古未皇如文帝則不敢爲文帝事猶多歛雜伯自任如宣帝則不願爲宣帝此固其君之責若武

古孔文之傳猶多歛雜伯自任如宣帝則不願爲宣帝此固其君之責若武帝之上嘉下樂氣亦銳矣汲黯諫直人也面斥其君以柰何欲效之語使帝平時廣大之志皆發而爲神仙宮室之舉魏謐傳嗚呼自薄董堯舜志亦壯矣封德彝出俗人也力言三代以後難化之道雖帝勉強於帝王之說不能無感於法律伯道之論魏謐傳嗚呼自薄猶可且薄其君寧忍之乎接帝王之統於如錢之餘振帝王之澤於頽波之中吾於國朝君臣有望焉因四凶之去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則有意於堯舜之治宋訓太祖讀尚書戴曰堯舜之世四凶止從竄殛而後代法網過爲繁密也太宗遠

因昌言之拜而思諫者切中之言則有意於大禹之道

宋訓導北二年七月

禦禁  
舜代

昔禹拜昌言出称其明今之諫者誦說命上曰尚書怡州之尚說命爲湯文王得也太公高宗傳說傳說言簡其良相也因誦事不師古朕說微句聞之講景命正人之說則周王其心也寶訓皇祐五年講景命侍御僕從周正人帝曰君

祖宗以堯舜三代望其治者何如哉以至誠爲本而不及功利則

以堯舜期其君

程顥語錄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末嘗及功利常極陳治道高宗曰此堯舜之事此何敢當

勤儉爲懷而治不難到則以大禹期其君

聖政孝宗時材機講禹貞云觀禹貞之書立爲經常之制天下樂移而不厭當以大禹勤儉之德爲懷治效不難到上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

東傳說而勉其

古則欲君爲高宗也書以爲事不師古朕說收聞又一典曰若

師古則欲君爲高宗也

書以爲事不師古朕說收聞又一典曰若

雖伊尹之格君孟軻之敬王亦不是過此

帝李英宗召王廣淵是意也

身又何如哉抑又論之行帝王之道在祖宗固已無愧致帝王之

治在祖宗亦無慊太平之功堯舜不及此陳瑩中之言也則我朝

先正  
周易  
法韋  
變伊

先正

之治堯舜其治也陳坐中云太平之功堯不及也舜不及也六聖相承自三代以來未有此范祖禹之言也則我朝之治三代其治也范祖禹宗訓也序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曾南豐非溢美也奏議曾鞏云基厚者勢隆小大者任重生民以來既三日市不賈肆百年未嘗殺大臣至誠以待貢秋此皆大体以忠孝廉耻爲之綱故能如此則六五帝四三王我祖宗其奚遜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愚請泚筆以賚是詩唐節詩云吾曹養拙賴明英材中遇迦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農夫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奉帝堯而下固无之

### 家學

論家學之源流有一曰祖訓曰父政述漢文故事於武帝之朝讀太宗政要於憲宗之世此祖訓之所當講明也惠帝守漢寫之約束肅宗修明帝之故事此父政之所當遵守也嗟夫先疇畎畝農夫服之高曾規矩工者用焉况任國家之重寄守祖宗之大器而可無家學源流乎然耳聞不如目見之詳方冊不如告詔之切問安侍膳皆訓諭誘掖之言而命心傳無非危微精一之旨是故舜受堯之天下也父子一堂暨遜相授則一時之所告語者深矣輔佐則因堯也法度則因堯也舜何容心哉武王繼文王之統也朝夕定省跬步不忘則平日之所唯諾者至矣人才則因文也政事則因文也武王何容心哉是故堯舜之盛相映典謨文武之政互載方冊皇乎鑿銘於帝王之時者有由矣聖宋天開明君代出炳炳乎二百年之光繩繩乎十四傳之盛然遠者難知近者易見難知則難行易見則易守方太宗之法太祖也蓋有得躬傳之實嗣位之詔曰先帝紀律已定謹當遵守則夫創業之宏模御兵之聖畧同軌轍也長編慶曆四年上詔先帝創業垂統十年事爲之防也遵祖宗之訓一日奉真業三日念祖宗之職責四日思真宗之教化五事一日越仁宗之法真宗也蓋有得於資善面戒之日嗣位之詔曰奉真

考之業思真考之養民則夫守成之不憲愛民之真意同一念慮也長編慶曆四年上詔先帝創業垂統十年事爲之防也遵祖宗之訓一日奉真業三日念祖宗之職責四日思真宗之教化五事一日養民孝宗之法高宗者又有得於德壽侍養之久聖政之序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則夫中興之神筭立政之

太宗  
太祖  
真宗  
近法  
遺法  
大舜  
武王  
肅宗  
太宗  
太祖  
真宗  
近法  
遺法

孝宗  
近法

高宗

孝宗原聖政進而得之諱退而失之諱

夫祖功宗德

之書

之書

成法又同符而一揆也。孝宗原聖政進而得之諱退而失之諱。夫祖功宗德輝映瑤編。神謨聖略。崢嶸寶閣。所慕者非一君。所法者非一代。而太宗仁宗孝宗。拳拳於三聖而不敢越者。以其易知易行。正嘉舜揖遜文武。授受之家學歟。抑又論之。大甲無忝於成湯。皆伊尹格心之學。成王歷知先公之艱難。非周公之功而誰功。此又大臣相與勸戒之意也。熙寧天子有志潤色。安石素不快於仁宗者也。唱爲祖宗不足法之說。元成語錄。安石云。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呂惠卿迎合於安石也。立爲一年一變法之說。元成語錄。安石云。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有五年一變者。有三十年一變者。有百年不變者。前日程役一行而祖宗之役法壞。青苗一興而祖宗之所以愛民者至是盡壞。見新法門。安石諸人不能逃其咎。嗚呼。安得文彦博。司馬溫公。諸人與之論守法哉。

### 聖學

聖學  
謂宗室  
足矣

論聖學之博。不若論聖學之精。論聖學之勤。不若論聖學之專。嗟夫。遠稽古典。近參家訓。採遺文於墜闕之餘。率鉅帙於編摩之後。似博矣。然求簡牘之陳言。而不考義理之奧旨。得口耳之粗迹。而不究心胷之實學。則博所以爲雜也。漏下咨訪。夜分談論。講唐虞

於細旃之上。玩孔周於遺編之間。似勤矣。然一暴未幾而十寒之已至。學亦奔方。勤而鴻鵠之已移。則勤所以爲惰也。何者。帝王之學與經生異。致謹於天命人心之際。立辨於君子小人之情。以法祖奉親爲大本。以正心修身爲要務。不以位爲樂。而以斯民不被澤爲憂。不以身爲恤。而以天下國家得所安爲念。學云。學云。豈言語口耳云乎哉。然是學也。樂便嬖。則壯心沮。無警畏。則戒心忘。躁賢士。則正論。嘲喜任好。則舉措偏愛。惡私。則檢壬入。好慾衆。則孝敬衰。此心術而大累。而學術之所由邪。正也。終始惟一時。乃曰。新可以知成湯聖學之精。且專而湯之所以精。專者。商書曰。不適聲色。不殖貨利。蓋聲色易以惑此心。貨利易以壞此心。興言及此。則學之日新。又新也。宜矣。書曰。就月。將緝熙光明。可以知成王之精。且專而成王之所以精。專者。無逸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迷酗于酒。蓋逸觀游田易以喪此心。酒亦易以惑此心。彼惟謹

成湯  
之學

成王  
之學

聖學

武帝  
之孝

太宗  
之孝

本朝  
聖學  
之博

本朝  
聖學  
之成

守研訓則其學之能顯德行也宜矣甚哉人主一心攻之甚衆也可不謹哉後出人君未嘗不知學也未嘗不欲爲湯成王也六經之表章百家之罷黜見於武帝建元之初固也然一事征伐則此心已肆於窮贍矣一興土木則此心已縱於奢侈矣一感長生則此心已荒於神仙矣何惟帝學之不雜並本紀文籍之討論名儒之訪問見於太宗開館之初政固也然淳厚之立則此心不能不惑於異端矣射獵之好則此心不能不縱於游畋矣雪恥酬亮呼心學不傳帝王之學棘榛久矣寥寥乎載能嗣其傳者惟我國朝乎夫經史講論足矣而且或節孝經之要語呂公著家傳哲不語孝經中節取要一百段進呈或取伯陽之緒言事實淳化五年上讀老子語或正觀政要嘉祐五年范祖禹言仁宗慶曆元年出翰製觀文鑑古圖示輔臣皇祐元年召近臣觀三朝訓鑒圖一圖必有本願陛下鑒此可以見善惡或閱太平之總類祖禹帝季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將親覽或

上上帝學之二卷見上或上三朝之聖政石介聖政序三聖之德朝廷之政國史載之備矣臣賢是賴正觀政要臣僚作三聖聖政錄此足見聖學之博夫講學經筵可矣而復有宮中之觀書長編元祐七年王岩叟奏曰陛下宮中向以消日上曰此無所觀書卿等可至經筵王曾曰陛下方挑之暇留意經術金炎暑不輟有以見聖學之高明也此足見聖學之勤矣噫論其博不若論其勤不若論其專何以言之酣酒嗜音范祖禹帝季神宗天資好事自強不息禁中觀書事畧太書或至夜分自熙寧至元豐日御經筵風雨不見此足見聖學之勤矣以誘其君則斥之而不聽寶訓慶曆二年鑄撰周易天人會鑄拂袖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哲宗道君謂其卦直需其象白雲上於天嚮君子以飲食宴樂林瑀借此以誘其君則斥之而不聽寶訓已宗講易至損君子以卦以飲食宴樂臣欲陛下頻出宴遊則令卦上賦詩言逐物之夫嗜音也宴遊也此蓋君心之鳩毒一去一取聖狂天淵其學之精爲如何情慾之節有得於易之損寶訓已宗講易至損君子以卦以飲食宴樂臣欲陛下頻出宴遊則令卦上賦詩言逐物之

聖學

寶訓已宗講易至損君子以卦以飲食宴樂臣欲陛下頻出宴遊則令卦上賦詩言逐物之

憲  
之形

帝李自正洪武四年講九逸上

曰朕深知亨辟之道旨戒

伊川  
朱文公論  
人心  
誠教

夫情慾也。逸豫也。此尤伐心之斤斧。端本澄源。天真湛然。其學之專。爲如何。大抵自古不患學術之不正。而患心術之不純。不患心術之不純。而患外物之易誘。我祖宗不溺情於綺羅妖冶之色。不悅耳於淫聲艷詞之樂。不惑於刀鋸虧殘之習。不喜於脂韋巧佞之說。驗之以旦夜之氣。躰之以清明之德。警之以中庸大學之學。守之以暗室屋漏之誠。是理也。此正舜之業。業禹之汲汲。湯之日躡。文王不已之意也。易之乾乾。詩之於穆。書之精一。記之不息。之盲也。昔程子在元祐講筵。專以正君心爲本。初伊川爲崇正帝王之家法也。今天子日御翠幄金章。陞離有朕方。有志於學。心文公在淳熙經幄。首以誠教爲勉。初伊川爲崇正帝王之家法也。今天子日御翠幄金章。陞離有朕方。有志於學之盲。且以中庸大學語孟爲本則。巍冠森侍者。宜以程朱之所告君者告君。則無負天子。亦無負所學矣。

聖製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其妙。聖人之文與天地同其工。方蘊而爲道也。蘊藉乎仁義道德之盲。涵畜乎禮樂綱常之端。古今治亂得失之盲。有以博其見。萬物變化生成之蘊。有以養其思。此如天地之斂。爲元氣渾淪磅礴。而不可窺其秘也。及發而爲文也。布造化於紙上。散陽和於筆端。嬉墮襲經。憂詔切濩。蒲心而溢。而不足以貫其精神。肆筆而成。而不足以役其念慮。此如天地之散。爲風雲爲雨露。爲日月河漢。而不可揜也。是故是文也。當以天地論。而不當以經生學士論。當以聖道論。而不當以一技一藝論。當以彌綸造化。膠葛宇宙。論而不當。僻藻爲工。製作爲巧。論夫伏羲之八卦。非疇也。蓋尋倫之本原。皇極之盲要。於此乎見。大豈如後世區區然。學爲如是之文哉。且後之所謂文。其形於歌詠也。或爲歌詠。帝。或爲詩句。或爲賦。或爲樂章。或爲論。或爲書。帝。或爲序。唐宗作序。或爲詩。宋太宗作序。或爲賦。或爲樂章。或爲論。或爲書。帝。

伏羲  
卦  
卷八  
九疇  
禹  
文  
人君  
之文  
復世  
之形

聖製

或爲範

太宗作範十二篇

非不知雕琢之工也程度之嚴也然正心誠

意之學已墜於文墨之中危微精一之妙不關於言語之末噫可

歎也我國家奎星應治文風振古列聖相承寡敢暇逸宮室苑囿

無所增益惟儒館是闢聲色服御無所玩好惟文墨是娛天葩睿

藻崕嶧於文府之秘瓊章寶字輝煌於傑閣之嚴猗歟休哉愚嘗

聖製

拜觀真宗之聖製也進士有詩

祥符二年賜知舉晁迥下詩云

所以振文教

熙寧四年

之隆龍圖有贊

太清有記所以示

圖籍之尊

真宗自爲範

歌寫念農詠

祥符七年上作閔農詩又作十一絕詩賜於臣

和吟詠貴食

見前

所以重邦本之貴然真宗之文非專於文也觀

其與王元之論文而極論王者之文且謂周纖之言

祥符二年賜知舉晁迥下詩云

宜足軫慮則

知我真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充歟

真宗與王禹偁論文謂王者

以二論所以示

禮樂之誠

祥符七年賜知舉晁迥下詩云

所以振文教之隆龍圖有贊

太清有記所以示

詩播冷泉

高宗作高宗冷泉堂詩

所以示

聖道之明

高宗親錄之

所以示

孝宗之文

高宗親錄之

所以示

之渾渾之書

高宗親錄之

所以示

孝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積

高宗親錄之

所以示

之訓

高宗親錄之

所以示

之諱

高宗親錄之

所以示

林鬼神呵護布之天下臣民傳誦如圖書肇於河洛而疇卦演其  
奧也如雲漢麗於層霄而萬物觀其光也其視漢魏而下哇哩混  
并律呂叢雜微夫斯之爲文也方之我祖宗之作不亦恧乎堯舜  
之盛必有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愚何幸親見之

聖翰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寶慶二年

上御書王褒聖註賤臣班陽子相陸機一賦此賦之美者今日書之所以示文章  
之好尚也得賢臣班陽子相賦王褒二年正月夫六龍在御正天下觀瞻之始宸章一

布河漢爭輝心畫一形海宇仰望如寐上關於治道下切於風教

又何必屑屑於翰墨之間哉此愚於今日得其書又得直所以書  
也嘗謂古者有心於道而無心於書其後有心於治而亦無心於  
書又其後於書加詳而道與治若無與焉噫君子可以覩世道之  
盛衰矣且河圖之畫以道之所寄也不得不形於畫盤銘之字以  
德之所寓也不得不托於字石鼓之文以功之所形也不得不寓  
於文萬世而下盪人耳目與天地同其久曠日月爭其光者豈非

卷之三

九

道之待書而著耶故曰有心於道而無心於書也十札之書頒及

方國倣吏治也飛白之字賜及近弼禮大臣也

漢光武十札之書頒及方國

宋高祖書寫馬周帝範之書貽示後嗣重國本也

太宗正規中作帝範十一篇以勸太

刑政教化之首在是法度典刑之意在是真情實意之拳拳懇

懇者莫不在是故曰有心於治而亦無心於書也氣充道駁文存

意泯臣工筆法君至相忘

宋武帝王僧虔

君得弋畫臣皆稱慶

龍翔鳳翥體非不精也霧捲霞舒筆非不壯也然殫精竭誠於毫

釐之巧而絕無正大之學寫情陶意於點畫之粗而類無高明之

見故曰於書加詳而道與治無與焉者此也嗚呼以禮樂爲營以

天常爲筆而後可書以心爲畫以道爲工而後可畫否則

一點一

畫奚有益於事哉昔王文正公之語士遜也曰皇太子不必學書

王公正色批之以爲太子不以李書

孝宗之奉高宗御書也曰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者可謂至矣夫書不可無也無關於道

則非有益之書

孝宗嘆我祖宗之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要也。且孝經一書百行之本則書之以勒碑陰曰將以垂世教也。

寶訓太宗舊行草千字大書賜李至至請被刻于石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妙跡碑周則嗣之韻非重出亦微之韻矣。孝經百行之本狀當親書勒之碑陰

治也。長編淳化四年太宗書一幅曰公務行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爲勞績又別書三十朱福賜大理正尹玘等玉

堂四字以寵翰林則有意於重文諱元城語錄淳化二年上張白榜於所懶上曰秘閣二字以寵秘書則有意於重閣職三年李至言額乃批玉堂之署賜以新此太宗之翰太宗之意所寓也歟以文

儒之字賜張方平以博學之字賜張錫無非示文學之勸

長編慶曆八年又不告其事此筆宝曲阜之覆不甚傳此書又曰日新厥德蘇軾爲之贊

特此也高宗親翰輝映胄監天下之所共觀閣安頓太上皇御書

以端敏之書賜王舉正以日新厥德之書賜張士遜無非爲臣下之勉此仁宗之翰仁宗之意所寓也歟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有記云抱烏號之子上張方平上奏荐手詔所問上異之書文齋一作賜方平又皇祐元年張錫謙書禁中上數其博李飛白書得之

修睦鄰則前史有榮焉藝祖年錄卷之二有唐山書趙充國傳以終焉高宗嘗書中庸一篇賜進士書孟子列屏幛則聖經有光

石經以光榮御書又書中庸賜進士書孟子列屏幛則聖經有光焉上文書孟子列於屏幛

又曰日新厥德蘇軾爲之贊

宋太宗嘉定間嘗書之此同上七年書羊祐傳賜秦檜寧

宗奎畫寵示外廷士夫之所敬仰故易簡二字形之天筆則知有得易之妙蘊寧宗嘉定間嘗書之此同上七年書羊祐傳賜秦檜寧

風霆流形吾之志氣是吾之舉動皆天也天祿天爵吾則代之天刑天討吾則奉之是吾之政事皆天也吾其可求於冥冥之中乎

是故古人以天自勸也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吾誰欺淵默雷聲戶居龍見吾誰欺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帝即心也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天即我也一言之微一行之細曰吾無愧於心則無愧於天矣此一賢否之黜陟一賞罰之榮辱曰吾無怍於人則無怍於天矣此

之天  
自警

元宗  
敬天  
不主  
不主

堯之欽天舜之敕天湯之六事自責文之純亦不已無非求在我

之天也至後之以天自警也雨暘之不時是以有決獄之命星文

之示變是以有罪己之文減膳徹樂美意也必因灾異而後見禡

祖求言盛德也必因謹告而始形倖福而爲善懼禍而不爲惡是

雖未純乎天而亦知畏乎天此文帝之蠲租太宗之釋刑無非求

在天之天也並本紀若夫以天命不足畏者論之旱乾之變天心

仁愛也且以乾封之祥而自文名曰襄天武帝紀時大旱帝以爲

廟壘之壞天意警懼也反以行與壞會而自釋名曰棄天明皇出

廟行與壞會平居未變之前既不能以天自處一日既變之後復不

知以天自畏此武帝之藜明皇之棄君子所以深憾也嗚呼聖人

不求知天之學不傳矣愚幸國朝有見焉夫祥瑞之應漢唐君臣

動色稱慶也獲麟作歌芝房有詩薦之天地告之宗廟蓋修之以

爲美談我祖宗獲麟入貢此爲上瑞而曰時和俗阜乃爲上瑞奇

獸無益也寶訓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一角獸徐勣等曰麟角

者明海內共一王也蓋天下統之應太宗曰珍禽

千後園不得時和歲豐人安俗阜乃爲上瑞令齋在雍熙元年

異草來獻此爲至

寶而曰豐年爲瑞賢臣爲寶異草不足尚也長編皇祐三年無

韓杜鉅辭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宝至於夫無徵福觀祥之心則平

日之所自修者吾身而已而天瑞何與焉夫灾異之謹漢唐君臣

文過飾非也父早下詔日食求言告之中外播之臣民蓋自以爲

盛舉我祖宗不雨撤樂禮也而曰恐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也張

又恐近於崇飾名不若昼夜精心密書為佳月遇旱避殿禮也于天晦夕聞雷還避殿帶露下須臾雨至衣沾濕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致天應若此上曰比欲下詔罪已懼懶應

誠亦不須避殿上日夫無虛文外飾之禮則平日所自畏者吾心而已而天譴何與焉不特此也慶曆七年春旱之詔上命學士更

桑林之禱亦不過是寶訓七年春旱將降詔揚旛既進草上曰此未足

以足朕寅畏之意乃更其語曰朕不穀於德不明於政熙寧八年

直言之詔上親秉筆以累年灾害一歸咎於己是詔也中外臣民

感泣之雖雲漢之詩亦不過是長編熙寧八年富弼言近日手詔許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闕失路誠

祖宗  
遇災  
責已

祖宗  
無灾  
異而  
自擊

李沆  
韓琦  
龜居

聖人  
以天  
自處

後世  
不知  
敬畏

上度以徵役鼓舞臣庶詳十詔乃陛下親筆非率士所作以至累  
年灾害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己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歎泣故星  
懼不歲又不特此也仁宗嘗語輔臣曰國家雖無灾異亦當常自  
修警則非但因異而見也宝訓慶曆六年上謂輔臣曰凡臣僚有  
修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言星變者且國家雖无大異則當常自  
懼而修德此天心之仁也敢不祗畏孝宗嘗語近臣曰朕與卿等尤當上下交修以答天貺則非但有變而警也聖宗詩曰在宮  
雖離在廟肅肅惟我祖宗之心平抑又論之明良賡歌時幾是刺  
史公心無一日而不警君臣相諛諱言灾異其不流於玩忽者幾  
希方國家無事也自常情觀之莫不居安忘危李公沆當國每朝  
必以水旱盜賊之事奏聞誠恐不知憂懼也元城語錄李丞相沆  
早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既退同列曰吾儕當如  
時不知憂懼也不知方天下爭獻祥瑞也自常情處之莫不好祥  
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方天意安政怠也韓公琦力言次第不言瑞謀誠慮夫意安政怠也長編景德四年有芒  
生于化成殿柱御製瑞芝詩儒者並獻賦韓琦言濬我之法記觀  
異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望陛下不特以灾異爲重至於彼王金  
珍符奇瑞難仁愛所形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爲念彼王金  
陵以三不足之說禍後世寧不愧死於李韓二君子哉

灾祥

卷之二十一

灾祥

雲漢爲虐不害中興天作淫雨宋其興焉則知灾異之來人君不足懼寶鼎作歌無補虛耗瑞雪相賀適驕唐治則知休祥之至人君不足恃抑何也蓋天心仁愛每寓於謹告之中而奪其鑒益其疾正天以休證咎予也是以聖人陟降以天自處惟求其在我之天而不求其在天之天也歟古者雨雹風雷之變固未嘗忽而不憂慶雲景星之祥亦未嘗欣然而自泰金縢未啓大風拔木君臣相顧以動色洛邑已定休祥荐臻君臣警戒以自若其所以自處者吾之德無闕歟政無失歟吾之刑罰得中而民安其化歟而天之灾祥休咎容置喜懼作輶之心於其間哉後世一休祥之道至錯采繢畫夸諸臣民一咎證之荐至君臣相告指爲天數芝房委之行與壞會而自文閭閻之疾苦不暇問也紀綱之廢弛不暇舉也言行之玷缺不暇修也而古者敬天奉天之意彼安知哉嗚呼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相在爾室不愧屋漏蓋天在我而不在彼

祥瑞  
不飾

吾之自盡者非求以無愧於天求以無愧於我也是意也其不明  
以漢唐也久矣欽哉之歌敬之之詩猶幸我朝有聞焉

贛州之麟  
養之後園曰時和爲一瑞奇獸無益也

寶訓太平四年九年贛州  
事但得時和美農豐人安谷阜乃爲上瑞令養于後園不欲宣布于外此事長編

在雍熙元年坊州之麟養之苑中曰民安爲上瑞鳥獸何足云也

宝訓雍熙三年坊州獻一角數近臣奏曰瑞應圖北曰麟社曰麒麟州進麟也此乃麟也請宣示中外上不許但令蒙於苑中開宰相曰時和安豐兆民安泰斯爲生瑞鳥獸草木亦向足云枯桔聖政總則七年折光廿奏枯桔生德委是祥瑞上曰朝廷異  
枯桔聖政總則七年折光廿奏枯桔生德委是祥瑞上曰朝廷異  
有賢輔佐軍中有十方盡瑞乃爲祥瑞此外皆不足信

草之產可珍也吾寶賢臣不寶異草草上二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  
年爲瑞寶臣爲宝至於臨川之圖甘露不足褒也故寧寵其守使  
草木昆虫爲足尚哉

甘露垂取其枝能豐長編景祐三年无爲軍制之  
財守將等可罷官

人不敢爲佞長編宝曆三年澧州獻瑞不有又曰太平之道既陽潛  
不敢爲佞言根木不爲實食天生必有深意蓋其文上曰太平之  
道其意可推也有當制太平失道則危亂方今但

見其失未見其得也此瑞木乃異事也

祥文瑞作歌獻詩者視此不亦愧乎察厥祀與鬼神立秦雍天子

憂之曰朕念及秦民也

長編司天言禁憲憲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太宗謂宰相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殃朕日夕念之不遑寧遐

之五年霖雨不止上曰朕闕政也是語也天地實臨之

五年上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問知所措得非闕政有闕使之然耶

臣曰霖雨爲吏民夜惕曷豈朕之不德而政之不修歟端拱之早

上則減常膳走群望甚至欲築臺以自焚何切也

五年上謂宰相曰天聖四年大霖雷平地水數尺七宗避殿減膳謂寔宰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太宗謂宰相曰天文謫見要增澤厚化二年以歲旱詔宰相曰蒙正當於文德殿前築臺朕以當其處於廿二日不雨當焚朕以合天慶

食引咎精心密禱甚至冠帶露立而不辭何誠也

長編慶曆八年上謂輔臣曰春品二之二又長編端拱之早夏不雨蓋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引咎而已又八月不雨上曰天父不雨朕每焚香上齋于天祚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

臺朕當其處於廿二日不雨當焚朕以合天慶

禱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致天應噫漢唐之君不自引咎往往

聚天者視此不亦愧乎雖然此上人之責耳嗚雖之變商之大臣

作訓以爲戒天休之至周召且以是警焉吾觀先正諸公熏心

祥瑞  
不飾

之論不聞逆耳之言屢戒其古大臣用心歟瑞芝之生韓公琦有諫琦之心誠慮失意安而政怠也

景祐四年有芝生于化成殿柱御殿端芝之詩儒者並獻賦韓時言春秋之法但記失異至於祥瑞墨而不書豈不以若閑瑞謀則

意安觀失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皇陛下時以灾異

為重正於珍符奇瑞金仁愛所感瑞星不比若閑瑞謀則

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爲念瑞星之見張公知白有諫知白

若者安以义焉今世下臨黎元之疾古知軍旅是大臣亦以休祥

勤勞誠能玉茲數事則瑞星不出臣亦賀

不足恃矣四方水旱人所諱也李公沆當國必以變異爲戒

景祐三年同天監奏周伯星見祥臣

李丞相沆海潮奏事用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

人所惡也崔公立獻議必以天戒爲慮

長編詳其間士大夫爭奏

發徐充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少是于所以戒驕

江淮連旱陷而中外多上雲露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

是大臣亦

以灾異爲足戒矣明良相逢時幾是勑此國家所以士格天休而享靈長之福也蓋自王欽若以符瑞惑上聽而當時以祥瑞爲美

談

長編初工鑄北以城下之盟毀冠準上自是常快快欽若曰陛下當爲大功業以鎮服四海外曰向得大功業貨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又曰天瑞安可必得蓋有以力爲之陛下謂河岳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意未決他日杜鎬直指上曰河岳洛書果何事耶鎬不測上有漫應如自王安石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与欽若同上意遂如

變不足畏之說襄天戒而當時以灾異爲道至王安石有三不足祖宗不足法然戒諭之疏力攻其非

太中元年王欽若上天戒詔言流俗之人或作憲

人言不足恤然戒諭之疏力攻其非

太中元年王欽若上天戒詔言流俗之人或作憲

神靈或修形土木委陳符命伏望溫公之論深辨其夫而祖宗深切嘉納不爲異論所惑異時欽若安石亦自知悔矣然則灾異之來正人君之拂士休祥之應實國家之鳩毒可不戒哉可不勉哉

儀象

古人之論天者多矣有曰蓋天有曰宣天有曰穹天有曰安天有

曰眇天蓋天之說又離爲周髀

蓋天形如蓋本包義氏立周天歷夜也穹天言天形穹窿如雞子晉書晉書所陳安天言天在上有常安之形晉書所說眇天天勢南低北軒吳叔信所造周髀乃周公授於商考其制度之盡善而可爲萬世之通行者未有如渾天者也

何者觀楊雄有入事之難則知蓋天之不如渾天也觀蔡邕無師法之譏則知宣天之不如渾天也觀好奇徇異之責則知眇天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或云舜齊七政所言璇璣者謂渾天儀季長創言璇衡爲渾天儀王蕃言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其後落于閨

晉天文志渾天之制起於誰乎或云唐

漢代  
源流

景壽昌鮮于妾人行於西漢張衡賈逵行於東都陸續行於晉王蕃行於吳李淳風一行行於唐皆其精於制作者抑嘗以渾天而考之黃帝之曆起辛卯顓帝之曆起乙卯虞舜之曆起戊午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所行非渾儀不可也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錢樂之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白青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則知其爲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其爲大火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其爲析木以考躔度非渾儀不可也華林之置梁華林殿觀置銅以孔數所居觀象之置後魏鼎崇修觀星常號最密凝暉之置唐明皇詔一作於太宗置銅武成之置置於武成殿常號最密僞劉曜史官孔挺常爲雙環橫規草規以銅爲之其法見用於時也唐太宗爲六合儀三辰儀四分儀以銅爲之未幾易之以鐵其法見用於隋也噫渾天之行於世也久矣然設之崇臺以候天象者渾儀也轉之密室以與天行相符合者渾象也儀以驗之天象以驗之儀二者不同而爲用則一蓋不可不參稽而互考也我朝蓋兩用之矣夫水運渾儀則古之刻漏儀也在太宗則以大平潭儀名在哲宗則以元祐儀象名其布星辰猶渾象也其窺天象猶渾儀也長編元祐四年水運儀以鉛造仍名元祐渾天以象言其後本所又言前所得渾天儀者其外形如丸其內則有機有衡外形如丸可得而星辰大率若本以造渾象之製內有發衡可謂之窺天象大率君本所造渾儀之制若渾天儀則兼二器而有之同爲一器既言渾天則其爲象可知然於渾象中設幾箇使人在內窺天象以占測爲主故可謂之渾天其正儀象而有之也今所造渾儀渾象別爲二器而渾儀占測天象之真數以渾象置之密室自爲天運与仪合若并爲一器則無以同正天度則渾天仪象兩得之矣此亦本朝潮具典禮之一法也乞更確作渾天仪發之

其視璇璣

齊七政之意無愧矣嗚呼志天文不知璣衡歐陽公深以爲疑問  
脩書宋人文志周礼测景求中分星隕固而強瓦砾賦璣衡不知  
衡言實不用於三代耶不然二物莫初具爲何忘也賦璣衡不知儀象沈存中所以深歎歎文對天雖然有平子之推崇則渾天之

渾仪  
渾象  
同其用

本朝

仪象

漢

說行於漢無一行之曆法則唐之鐵儀特爲觀美之具爾是必有

張思訓文明殿之制而後可知日月之行度

長治太平四年

新渾以成張思

制

年

而可知雲物之祺祥

肇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列闕觀天基  
其有无謂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湊合於皇城明未  
鑿地禁中門發復司天占候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偽近  
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十曆所算  
應度騰奏不曾佔候有司備其安而已

而巴縣中予領太史官

行狀元祐中建請別製渾仪因命公提奉公旣還於律曆  
設渾仪下設司辰告星辰度數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之二三君子亦

何愧於重黎羲和之職云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續集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續集

階官公革圖

本朝官階上係元豐制下添宋初制其政和大觀增改者別注在下又以祖宗舊官升轉之法參附于後

開府儀同三司

使相

開府儀同三司

使相

開府儀同三司

使相

祖宗以節度使中書令節度使侍中節度使平章事待勳賢故老久次宰相罷職隨其舊職加節度使出判大藩及召入未還相位而拜樞密者則加樞密使以易節度故通謂之使相摺初以節度使爲樞密使不罷節銕乃開寶九年二月事其年十月太宗即位三十七日加摺同平章事仍充樞密使即罷旄鉞此云以樞密使易節度即通位使相蓋吳若謂樞密使加同平章事亦通謂之使相則可又不緣召自大藩未累相位而爲樞密使中書叙位亦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下迨改官制密使雖使中書叙位亦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下迨改官制一用開府儀同三司換之時 祖宗意以文路公彥博任使相侍中曹郡王佾任使相中書令皆換開府爲減恩數於是拜路公太尉自司徒進位也佾進封濟陽郡王

特進左右僕射

左右僕射爲宰相官樞密參政止於六尚書若宰相官係吏部尚書即遷左僕射係兵部尚書即遷右僕射乃用特進換之時王安石獨改特進至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李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非宰相不除

右二等爲宰執

金紫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

元豐獨換吏部尚書者蓋故事宰相初羨罷不拘見帶六部侍郎或左右丞五尚書皆超進吏部尚書故以金紫易之若宰相官帶吏部尚書者多拜使相出鎮若平遷即加左僕射

銀青光祿大夫

戶部

刑部

工部

兵部

五尚書

時宰相王珪任禮部侍郎平章事 神宗以珪久不進官因改

官制換寄祿乃遷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

元祐銀青光祿大夫爲銀青光祿

大夫人右銀青光祿大夫爲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左右丞

○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

元祐有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爲宣奉大夫右光祿

光祿大夫

正議大夫

祿大夫爲正奉大夫今所謂州  
祿大夫乃右銀青光祿大夫也

正議

正議大夫工部

元祐正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正議大  
夫爲正議大夫右正議大夫爲通奉大夫

戶部

六侍郎

刑部

以正議大夫換六侍郎併作一等時論以宰執貪進官作此蓋故事永郎作回轉今乃改作兩轉耳

○通奉大夫

元祐正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正議大  
夫爲正議大夫右正議大夫爲通奉大夫

中書舍人

通奉

通奉

通議

通議大夫給事中

中書舍人

太中大夫

元祐正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正議大  
夫爲正議大夫右正議大夫爲通奉大夫

刑部

通議

通議

通議

太中大夫

知人

中散

朝議

左右司郎中當遷者左司轉左諫議右司轉右諫議其太常少  
卿若自吏部兵部司封郎中轉到者遇特旨轉行亦遷右諫議  
大夫以別歷任清要則是朝議轉太中也崇寧已前從官自朝  
議直轉中大夫乃用元豐故事以中大夫失爲執政官可比舊制  
太中大夫自增中奉大夫遂細轉乃由當時執政不知典故爾  
至庶僚職方郎中轉光祿少卿駕部郎中轉司農少卿次轉衛  
尉少卿皆爲朝議其太常少卿年勞叙遷及光祿少卿皆轉光  
祿卿若衛尉少卿只轉少府監或將作監次遷衛尉卿則是有  
出身者三遷至秘書監無出身者五遷至殿中監皆中大夫失也  
今增置奉直中奉而有出身人不遷中奉奉直猶舊制也

朝請大夫失使吏部

兵部

司封

中謂之前

同勲

郎中

刑部

中

職官

金部

倉部

昔之吏兵司封三曹若翰林學士任即遷中書舍人自舍人遷

禮部侍郎視他官遷五等蓋 祖宗優詞臣如此侍從官任即

遷左右司郎中次遷左右諫議館職以上任即遷太常少卿再  
遷光祿卿若任太常少卿除侍從官徑遷諫議大夫兩制到此

不轉卿監超轉諫議止候朝議有闕方補朝議以七十貞爲額

刑部

中

職官

金部

中行郎中

職官

度支

戶部

朝散大夫失使戶部

刑部

中

職官

主客

膳部

中行郎中

職官

金部

倉部

昔之吏戶禮三曹惟除郎中不除貞外蓋侍從方遷此官仍闡  
一資超轉

朝奉

朝散

朝請

三大夫爲正郎

故事右名曹兵刑工三部及司封司勳度支金部祠部主客雖  
轉正郎亦不呼郎中只稱其曹名以辨其常調也自改大夫更  
無別異且古大夫猶今之執政侍從也書所謂曰宣三德者是  
焉曲禮曰四效多疊卿大夫之辱也由此觀之豈宜授庶僚  
耶在漢晉間只有光祿太中中散大夫爲侍從官當論思獻納  
之任至隋唐增名作階已非所宜今乃易少卿監郎中是輕名  
器也

朝請郎

兵部

司封

駕部

之前

同勲

職官

度支

朝散郎

起居舍人

司門

比部

貞外郎

謂之中

行貞外郎

度支

右三等爲資郎侍御史不與中行貪外郎等殿中侍御史不與後行貪外郎等故自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殿中遷侍御史此以特旨遷下此三等階未免混淆祖宗愛惜名器不以假人凡士之有德有才者有政事文學者隨其所長用之命其官以別之故狀元登第者初命官以將作監永兩遷左司諫次轉起居舍人兵部貪外郎多官未及此以擢知制誥若左右司諫帶待制以上職遷吏部貪外郎起居舍人帶待制以上職遷禮部郎中次轉吏部郎中次轉右諫議大夫若三人及第及制科歷二任回即除館職并任官職人官自太常博士遂遷祠部度支司封貪外郎若因任轉運副使以上即自祠部轉刑部度支遷兵部貪外郎司封轉工部郎中凡進士出身人自太常博士遂遷屯田都官職方貪外郎若任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或館職即遷祠部度支司封貪外郎若官已係屯田即遷度支都官即遷司封貪外郎職方即轉祠部郎中凡侍女賞自國子博士轉虞部比部駕部貪外郎若曾任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以上即轉主客金部司勲貪外郎若官已係虞部即遷金部比部即遷司勳駕部即遷主客郎中凡雜流出身自國子博士轉水部司門庫部貪外郎若擢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即自水部遷倉部司門遷考功庫部遷膳部郎中此等遷改絕稀但多因避家諱第降一等改至此曹若任兩制侍從轉官即自後行貪外郎便遷吏部次遷戶部郎中次遷左司郎中其中行貪外郎合轉禮部郎中次遷吏部郎中其前行貪外郎同後行再遷之格右六部分二十四司吏戶禮三部任侍從官方除此及司封度支祠部爲左名曹任館職人方迁此兵刑玉三部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方迁此及職方都官屯田爲右名曹有出身人方迁此司勲金部主客蔭補擢用者方迁此及考功倉部膳部爲左曹雜流擢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者方迁此駕部比部虞部蔭補方迁此及庫部司閏水部爲右曹雜流迁此叙遷品秩尤嚴今以二十四司併爲三階宜失之太簡也

**承議郎**

舊左右正言  
監察御史  
太常博士  
國子博士

**奉議郎**

太子中丞  
殿中丞  
秘書丞

**著作郎**

**通直郎**

太子中允  
左右贊善大夫  
中舍  
洗馬

舊制初除知制誥及待制而官未至貞外郎者即除右正言惟狀元未擢外制當叙迁者即自著作郎亦轉右正言熙寧三年許將以磨勘當迁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進取遂特與太常博士初下筆方成大字堂後官以手約筆具陳祖宗舊制當遷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就作口字因知前輩堂吏猶能執祖宗之法若有出身人皆迁太常博士餘人皆轉國子博士易階官後清濁無別矣

昔之正言監察御史著作郎皆特旨迁不與太常博士國子博士及三丞等

舊制前名自太子中允迁太常丞著作佐郎迁秘書丞大理丞迁殿中丞狀元初命將作監丞首迁著作郎凡無出身者自大子贊善中舍洗馬皆迁殿中丞

以上兩等皆号大朝官

舊制凡初擢用京官選人爲經筵官及臺諫皆除太子中允若擢轉運判官則前名除中允無出身人除贊善中舍其叙迁官則還其歲月以表其借朝臣而奉使也若無身人自大理寺丞叙迁中舍宰執奏補者轉贊善雜科轉洗馬蓋有以別之自改官後初除待制以上而官未陞朝者並改通直郎仍效舊制帶

除正官爾

以上太子官屬号小朝官

右二等階官及以上外郎郎中加勲自武衛至上柱國

**宣德郎**

著作佐郎  
大理寺丞  
今爲宣教郎

凡前名自光祿寺丞轉官選人改官皆迁佐郎大理評事轉大理寺丞餘人光祿衛尉寺丞轉官選人改官皆迁大理寺丞

**宣義郎**

光祿寺丞  
衛尉寺丞  
將作監丞

凡前名自太祝奉禮轉官選人改次等官皆迁光祿寺丞餘人大理評事自太祝轉者迁光祿寺丞奉禮轉又選人改次等官皆迁衛尉寺丞

**承事郎**

大理評事

凡前名校書郎正字監主簿皆轉評事昔第一甲三人登科命官如之熙寧末狀元方除評事餘人太祝奉禮迁官皆轉大理評事宰相任子亦如之

正說曰狀元授大理評事自嘉祐四年授大理評事熙寧三年葉祖洽授大理平事上

授大理評事熙寧三年葉祖洽授大理平事上

官均陸佃授兩使職官張仲程堯佐爲初等職

承奉郎

太常寺太祝

奉礼郎

凡執政官任子授太祝其用宰執恩澤轉官皆迁太祝其用從官恩澤轉者迁奉禮

承務郎

秘書省

校書郎

正字

將作監薄

凡任子前宰執授校書郎諸曹侍郎樞密直學士以上授正字諫議大夫待制以上授將作監薄舊制校書正字有俸同太祝奉禮郎格至改階官一例無俸

祖宗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迁左右正言迁右司諫迁起居舍人自將作監丞至起居舍人五官推進士第一人乃特旨得迁自起居舍人即迁兵部外郎次迁工部郎中若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即迁禮部郎中

起遷一官自是

以上率超一官以遷祖宗於進士第一人所以優待如此

右五等階號京官自京官而上四年一轉無出身人逐資有出身人超資至奉議並逐資至朝議大夫有止法內奉直中散大夫有出身人不轉

祖宗朝官制其甄別流品至嚴一官凡數等宰執侍從之迁爲一等卿列館職之迁爲一等出身爲一等蔭補爲一等雜流爲一等

崇寧七階

承直郎

三京府判官

留守判官

節度判官

觀察判官

儒林郎

節度掌書記

觀察支使

文林郎

防團判官

京府

留守

觀察

節度

推官

從事郎

防團指官

監推官

以上爲另等職官

從政郎

錄事參軍

縣令

另令錄事參軍

通仕郎政和改從政郎

右號選人

修職郎

錄事縣令

試直閣將軍

縣知錄事

另令錄事參軍

迪功郎

司理

司法

另令簿尉

另令司簿尉

階官始末

漢置光祿大夫因秦郎中令有中大夫之貞則光祿大夫之名蓋始於此漢白官表上秦郎中令屬有中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金紫則置於魏也銀青則置於晉也唐六典魏晉有如金紫紫綬大夫又晉有銀青光祿大夫謂金銀置散夫中大夫兼大夫掌議論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又隋因致正議通議大中大夫又晉有銀青光祿大夫謂金銀置散見上官取秦大夫掌議論之義則正議通議之名蓋始於此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又晉有銀青光祿大夫謂金銀置散見上有秦郎中令

中散大夫則置於漢末也散大夫王莽置中朝議大夫中大夫則置於秦也因漢大夫以上得奉朝議之意朝請大夫雖隋置之亦因漢將軍公卿以特進奉朝請之意並通典至朝散則隋置之唐因之耳宣奉至朝奉六階則元豐未有大觀創之耳宣奉正奉通奉中奉奉此大觀此大夫之階始末也隋置朝請散郎之官元豐置朝奉之官隋文置奉議之官又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郎以官高下而通爲宿直故始爲通直之稱至唐取梁宣議將軍而易隋游騎尉之散官故始有宣義之名承奉承直則隋創之隋煬帝御事唐因之承奉奉之隋煬帝御事唐因之承務則唐置之唐置因隋尚書二十四司承務之名崇寧七階初已定其

四承首文林郎從事司該之是宰相累迁之官一迁即爲之矣韓議畢仲晦言舊平有升至中書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燕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戶部戶部尚書累遷之官司舊禮部侍郎此郎之階始末也蓋國初庶官只存空名元豐新制以階易官然昔之雖存空名而流品覩別官秩難進則人人有安分之念今之易爲階官而流品混淆官秩易高則易有所希覩而不自重矣舊平章迂侍中侍中迂中書令中書迂尚書令國朝未有至中書令者今以一儀同三司該之是宰相累迁之官一迁即爲之矣韓議畢仲晦言舊平

六曹侍郎之任禮部迂戶部戶部尚書累遷之官司舊禮部侍郎工部刑部刑部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燕之階秩難於進今之階秩易於高舊六部尚書侍從則自禮而戶自戶而吏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今以一銀青光祿該之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歷之矣此畢仲游之深有慨於階秩易高之弊也見上舊制刑部刑部迂兵部則侍常調臣僚其區別嚴矣今例以正議大夫可乎舊制前行郎中之任迂太常少卿則侍進士迂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則侍世賞其區別嚴矣今槩以

流品

相混

之弊

朝議大夫可乎此丁鷹深論流品相混之弊也

張編丁鷹言正議大夫舊六部侍郎

是也官制未行以前侍從呂濬自禮部遷戶部戶郎自通議大夫臣僚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三迁凡十二年今自通議大夫

一迁即爲正議大夫前有郎中考滿當升則升司農少卿或衛尉少卿由司農

朝議大夫也非進士出身則升司農少卿或衛尉少卿由司農

副將少卿入光祿少卿然後轉少府監如此二迁雖然官秩易高流

汎十二年今自朝議大夫二迁爲中散大夫

品相混固不免或者之譏而正名責實各舉職任亦官制既更之

驗也况夫一黜一陟有合舊制亦不可謂無得於祖宗之意且自

朝議大夫直迁太中大夫此元豐制也非舊日兩制以上不迁卿

監之遺平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闕則補此元豐制也非

舊日以少卿監七十員爲額之遺乎見上此其選用之公升進之

難亦何慊哉若夫循國初之舊意釐元豐之新制又不能無望於

今日

## 兩府

周之二  
職之  
職之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馬歟漢之丞相太尉歟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或合其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

周之六卿其職適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

豈固畀以職而復奪其權耶蓋兵爲重事身爲大臣邈不相通則

國事睽矣故呂伋掌兵若無與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

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

脉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維

耳然漢承秦舊官制益紊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

重無以爲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吊矣故諸呂兆禍勢亦亟

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勦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

本傳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能振職哉愚

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

麻密院降宣其權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爲當耶則軍國大務不

當專委未免如富鄭公之議康定元年布諫院富弼又言邊事係

與乞如初令宰相兼抑便

抑併其職爲中書郎則兵柄相維有閑大牘又非

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互相維制

兩府  
職之  
職之

不嗚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爲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寓然後可與論設官之深旨歟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裂矣

隆間范質王溥趙普皆獲繼迁母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初未

知之太宗朝獲李繼迁母時與密院祕諭欲斬之中書呂端初未知其訛遂請准因語欲輒繼母端曰某爲中書豈容不與其訛因奏繼迁母不當與軍興兵薊門之役非末故也密院謀之

與其訛因奏繼迁母不當與軍必致悔遂從之

而中書不預聞之趙普手疏極諫初誤因兵上蜀與樞密院計取

中書不此由公錫抗言密院八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

顧聞不精國事未善迨夫景德間

真宗每得邊奏必送中書於是

謀密不得預義致兵治

不得預議不能無憾於咸平之時也咸平初田錫抗言密院八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

虜幾無隻輪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歟景德元年上海得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於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均文武大政等令所從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見往住別其機宜脚等當閱邊奏其未利害勿以事于枢密院而有所隱也後契丹化澧中書殿公力決親征之訛遂謝中其帥狼濶以歸自寇公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酋之降非末節也而中書初不預

口時大將外平敗訛制備兵不突厥之敗陳撫中同判院張觀矢北張士遜言軍故之李沆密當其責成西吹同之沙自禱

賜榮州刺史降詔補三司奉狀置湖南富商言當厚元昊之叛非

賞以罰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

之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東定元年詔樞密院自

張士遜

張象得象參謀之即不願

故元昊反邊奏皆不開中書翰林學士丁度嘗建議古之弓令必

出於一二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无適從非國体也迨夫慶曆間仁宗因張方平之

議於是宰相有兼樞之職西邊陸梁之賊呂章二公分命名帥戮力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謠此非慶曆兼領之效歟慶曆一年七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

上曰軍國之務當委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謀相沿既院事後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樞密使

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樞密使同平章事為使如故以沂仲

俺韓琦爲陝西帥西邊諸軍中有一韓西鄙閭之心胥、軍中有

之驚恐聽之慶曆二年呂夷簡章得象并兼樞密院三年夷簡致仕晏殊葉

朝神宗四年除免杜沂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五年沂除晏殊貢昌朝免此中官以同平章事幕樞密使七年召入中書與西人戰密院

賞功而中書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已降褒詔

比勝達道深嘆熙寧戰守異議之非也

熙寧初勝達道言中書密院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密降約東郭達修堡柵密方詰責之而中書已下更詔夫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何以天下迨夫

元豐詔大事二省與密院同議矣

元豐官制行詔密院同議御批

畫旨二省官皆簽書以付密院小事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

同進呈矣

近宗元豐八年公著言年昌八

然是時邊事利害尤未甚相通者至建炎

間高宗乃以宰臣張浚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

國步尚艱虜勢方張割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巍巍中天之業者

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兼領之功歟

中興本末紹興七年官制

秦檣所以左僕射兼樞密使趙鼎

令宰相兼副使今房事已定可休故事不兼

興其分其合不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情

咸平景德康定慶曆熙寧建炎之德失可知也可不審哉雖然主

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

之意是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爲慶曆之善謀

見上密司不

與二省之差除議者爲元符惜之此愚於終篇而詳及焉

元豐間爲板張浚所預三省差除事未允

## 九卿

卷一百一十一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嘗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貟數過繁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於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

周禮天官

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

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出於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

周禮

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

周禮

彼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

眷眷晁錯而內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

晁錯傳

武帝屬意洪羊

覩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

石慶傳

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

之務不關於丞相

同上

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勲又屬中

周兵  
任職之  
實

唐兵  
任職之  
實

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庭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漢上百官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周八公以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同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周禮一卿則卿一人人又改凡軍將皆命卿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爾彼唐之九卿吾憾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之數又有九卿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迂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一皇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景之說本傳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呂長源上疏曰兵部无戎帳戶部无板局虞水不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太農少府復分於戶部太常宗正復分於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於衛尉又掌於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於光祿又任於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唐百官志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循漢唐之名得成周之實不失於偏重不失於過冗幸有國朝之制焉

國初省部寺監皆爲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爲判禮院之名會要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禮院同判院天舊未罷知院天聖中有禮儀院而寺与禮儀舊不相關康定九年置判寺同荆寺兼禮儀寺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續會要國朝宗人以宗姓兩制以上充關時則朝官已上知承事掌奉宗廟太僕諸陵舊事同皇族之籍元豐改制所掌寺舊畧同太僕則群牧司是其職也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爲金吾衛仗三衙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黃宗官制九寺則卿之任也資輕者爲知院同知院兼掌博士之職宗正有判寺員太僕職屬羣牧司有制置使各自以拖密及李士領之有判院一員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太府其職皆隸三司衛尉无所總轄其職分爲金吾衛仗司矣迨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五寺別置同并州官

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永薄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同上元豐定制九寺各有卿少卿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六曹之論所以拳拳於劉公安世也元祐刻安世上言陛下量事奉禮協律司直之官既免有十年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可歸

九卿

國朝  
世一法定之

太常  
之貞

國朝  
正宗

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爲萬世一定之法歟中因會要中以以來併省冗職除太常寺大理寺不能外宗主以太常兼而衛尉併仁部太僕併駕部太府司農併戶部光祿勲鴈臚併禮部初復置宗正大府司農餘並廢雖然論賈九官之制不若論變典樂夷狄宗之爲盛論周六卿之典不若論召公宗伯蘇公司寇之爲美吾觀我朝其任太常也范景仁爲判寺力辨濮園之議凜凜然有生氣合平中范景仁判太常寺時書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公同制太守寺奏請其任宗正非是賈黃中除禮院詳定損益之禮後世皆取法焉判太常禮院罰規式詔依所定仲忽立糾親之法親賢懋功之閣蔚然有光也元弼定教親之式俾公子皆有振振麟趾之風治平元年判太宗親賢功之閣以示罷立宗同法式後人視爲宗貢則知我朝卿寺之任果在此而不在此微大漢唐之官也其視我朝巨公頑望流芳後日者不亦恧乎

臺諫

主客篇第

十八

昔我孝宗之諭御史也曰分隸六察可許詳奏至諭諫臣也曰欲其遺補不任糾劾乾道八年唐充文奏祖宗時監察御史未言事十五年林栗奏諫諫之臣往往分隸六察可許隨事詳奏失職無聞焉乞面加訓誥以遺補爲名不任糾劾之職夫糾劾臺官之任也論諍諫垣之責也然臺臣得行論諍之事諫垣不任糾劾之舉祖宗之意何責已以周待人以恕也然則以臺諫分任其責其殆漢唐之制歟嘗觀漢百官表矣御史有中丞專掌糾劾諫大夫數十人但掌議論漢百官表上御史兩承史十五人受公冊奏事率劾案章又謂之御史中丞在殿中失掌議論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等大夫多至數十人

史議論委大夫是漢臺諫之分也是故蕭望之按延壽之驕恣嚴延年劾霍光之廢立皆以御史也前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按蕭延年爲御史大夫外戚之橫又謂之御史大夫爭寵宦僚庭獄

觀唐陸長源之論矣諫臣須賽蹇彊之士憲官須孜孜嫉妬之人匪躬故爲諫臣嫉妬故爲憲官是唐臺諫之分也本傳是故韋

孝宗  
諭御

臺諫各  
其職

主客篇第

唐臺  
其事  
事

思謙之劾褚遂良溫造之奏李祐皆以御史也本傳 杜拾遺之封事本傳補闕之諫書皆以諫臣也杜甫爲拾遺詩曰明朝有封事數牙闕事自其所以各專其事也甚明矣吾猶惜夫諫垣太拘言路賈諫書希爲補闕詩曰聖朝大狹殆非廣君之聰明也大抵漢唐之任諫諍自諫臣之外皆無所與非諫臣而得與者往往以越職離局議之昔漢鄭昌訟蓋覽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夫官任諫諍然後得論則其他皆不敢言也固宜本傳唐魏晉之擢拾遺補闕未幾迂爲起居舍人帝以論奏敷之晉則曰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記言動不敢侵官夫拾遺補闕則諫起居舍人則不諫是無怪乎不曰侵官也本傳蓋嘗推原其由古者樂於聞善故彼此皆得以盡言後世諱於聞過雖諫臣亦不得行其職汲黯以中大夫而守東海蕭望之以諫官而補郡吏蓋諫官本以糾人主之過俾之出補守相不得出入禁闥則漢之諫官何益哉汲黯以中大夫守東海云望之以糾司直出守平原不樂上諭司直出守平原不樂得出入禁闥則漢之諫官何益哉汲黯以中大夫守東海云望之以糾司直出守平原不樂郡吏所謂愛未忘本元次公謂諫議冗者貧無以繼祿陽城爲諫議大夫不腐言事唐之諫貞尤甚於漢也本傳噫諫官猶不敢言事況臺臣乎况於百司庶府乎 國朝之置臺諫猶漢唐也其任臺諫實異漢唐也何者諫臣使之諫諍而不使之糾劾臺臣使之糾劾而又使之諫諍此其所以爲盛歟且趙中令之開國勳舊而失色於雷中丞之一奏雷德驥爲御史中丞奏補中令甚強市人上怒按韓魏公三朝元老不能不瞻落於王中丞之一言爲御史中丞諫罷雷德驥爲御史中丞奏補中令甚強市人宋中丞雷德驥爲御史中丞奏補中令甚強市人憲不伸常朝雷德驥爲御史中丞奏補中令甚強市人伏奏門者聞棄道輔雷德驥爲御史中丞奏補中令甚強市人得受雷德驥爲御史中丞奏補中令甚強市人不報雷德驥爲御史中丞奏補中令甚強市人浩不報雷德驥爲御史中丞奏補中令甚強市人浩以諫立功南歸雷德驥爲御史中丞奏補中令甚強市人諫臣之得諫諍故也然僕園之議之怒而不容已於孟后之舉四年郭皇后見諫呂夷簡以前罪罷相然後其子濬復許其子此使不受列蔡確之貶諫垣雖論而御史府亦爲之一空蔡確州之貶蔡確被逐至爲之新法之行不惟諫臣辨之而空臺至與之論列蔡確州之貶蔡確被逐至爲之弊專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御史之偏則祖宗重於責已

漢唐  
諫官  
不敢  
言事

國朝  
臺臣  
使之  
諫諍

國朝  
諫臣  
得之

而庶於待人者可見也

元豐八年呂公著言御史天子耳目比年以來專降六察故事發國家利害之大計

禁官司薄領之細過乞罷察按只置言事御史又刻舉言伏見  
司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墓自中丞而下斷十員然上於中丞特  
御史侍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察冷官司公事文書而不與於  
言望以課院舊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乃詔監察  
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

### 提舉

常平之事舊領之常參官其後或隸於漕臺或總於使臣而提舉  
常平之員未定也至熙豐二年始置焉

國朝淳化中建常平倉長吏奉所部官專領之然猶隸漕臣至熙寧初嘗使提領此蓋提  
奉常平所始也二年制置三司降劄言河北河東河淮荆湖六路  
平廣東倉故差胡朝宗張復民叔獻曾祖等並爲提奉

茶鹽之事舊領之發運司其後或兼於憲臺或總於知通而提舉常平之員未定也至政和初元始置

司馬

國朝茶鹽之事舊隸發運司元豐間或以轉運常平官兼  
提奉或以提刑兼領知通提曉政和以後如江淮荆湖六路  
則皆茶鹽提奉

能隨復

江祐初司馬光言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茶鹽不作  
東路推行新法剝恤同添置提奉官一年詔河朔二年詔河北  
又紹聖九年復置建炎元年詔提奉常平

茶鹽之發運於元祐而隨

平常平茶鹽請罷之又紹聖九年復置建炎元年詔提奉常平  
紹聖二年復置四年詔提刑司茶鹽司子孟依舊分東西路紹聖二年詔荆湖北  
四年詔茶鹽司四年詔廣西茶鹽司官吏並罷其時事委漕臣

治至紹興之五年常平茶鹽併爲一司而後提舉之既定矣嘗茶

鹽之利爲公而取其官吏固不敢有侵移之患兼於他官無害也

此君子不論亦可也常平之利爲民而置一司錢穀往往有所滲

漏專置提舉誠有便於民也此君子不論不可也請以熙寧元祐

罷置常平之制而詳究之夫常平賑荒之善政也我朝置場於

淳化之二年

淳化京師大穰分遣使臣於四門置場增價以糴置  
名曰常平以常平官領之歲飢而減價以爲貧民

倉於景德之三年

景德二年始置常平倉每州擇清幹官無非求  
之專委同農物領二司不得移用

以便民然州縣移用聚斂不時每有灾沴無所振發尚拳拳於慶

曆廷臣之請此誠爲政之害也

慶曆四年范仲淹言常平倉司農  
司官領之歲飢而減價以爲貧民

之行以行盜跖之法

范鎮言常平倉於漢之盛時安唐虞无以易  
之是盜跖之法也

托壽昌之名以用桑孔之術

見後豐年籴穀賤價

儕官周之荒政然乎否乎凶歲伐桑易錢輸貢漢之常平然乎否

司馬公言將桑本作青苗錢出息一分置提舉官主之豐出歲則

農夫采穀十不得四五之費內年則易牛買肉伐桑賣新以輸

歸於官

此元祐所以力罷而不恤也雖然寧以常平之故而復提舉

者誠熙寧之失耳中興以來罷置利害講之熟矣常平本漢壽昌

宜以安石而廢此高宗之諭其臣也

紹興八年十二月季光清罷

平法本漢景壽昌公山公以安石而廢之其

提舉官自可復置自思後不至陷失一司錢谷常平法不宜廢青苗

市易當罷此呂公頤浩之告其君也

建炎二年七月言臣請復常

之既又謂常平之末歲以多弊須以繼汰爲名雖公私不便當暫

銷者亦不敢言今止爲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自置

提舉官十一月呂頤浩兼夢得言常平法不便行於是復提舉之官修

直殿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亟行復行於是復提舉之官修

常平之法自散自歛事權歸一無滲利也時出時入穀價不踴無

歛歲也至今便之誠萬世之良法噫熙寧之置提舉是登龍斷而

罔利也元祐之罷提舉是因一噎而廢食也欲求便民之實惠其

惟中興之法乎



